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

文學部十四

紙

墨

策

簡

牘

牒附

札

刺券契

封泥

紙一

原釋名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

絮曰紙

後漢書宦者傳蔡倫字敬仲位尚方令自古

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并  
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

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初

學記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

字從系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至

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抄作紙故其字

從巾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中部云紙今帋

則其字從巾之謂也

見漢記及王隱晉書

增潛確類書蔡倫後

有左伯善造紙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子邑之紙研妙

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

左伯字子邑韋



誕字仲將張  
芝字伯英

北戶錄紙爲番爲幅爲枚

紙二

原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敕紙法  
紙各一百 增南方草木狀蜜香紙以蜜香樹皮作之  
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  
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  
解以進 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于武帝帝賜側理  
絳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

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原抱朴子洪家

貧伐薪賣以給紙筆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

能讀 語林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

中有九萬牋紙悉以與謝公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增

世說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 原

王隱晉書陳壽卒詔下河南尹華滄遣吏賫紙筆就壽

門下寫三國志 增晉書左思作三都賦門庭藩溷皆

著紙筆得一句即書之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紙貴 原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  
端門 沈約宋書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

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增丹陽記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

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 唐書杜暹爲婺州參軍

秩滿受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幅人服之號百

紙參軍 唐書高宗上元詔詔勅施行旣爲永式比用

白紙多有蟲蠹今後皆用黃紙 酉陽雜俎天寶中崔

禪師網一異蜂其體如人置紗籠中忽有數蜂翔集相  
慰勉一曰予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爲  
我寫星子詞語皆非世人事僧舉籠放之直方詩話  
宋韋貫夢至宮庭有婦人授紙曰此衍波牋也煩賦宮  
中曉寒歌貫援筆立成

紙三

原如石

方絮

並詳紙一

當策

代簡

上見傳咸紙賦桓靈寶僞事古無

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

黃書

白疏

王隱晉書劉卞爲四品吏

訪問推一鹿車黃紙令下寫書下語訪問劉卞非爲人  
寫黃紙也訪問案卞罪下品二等補尚書令史崔鴻

前燕錄慕容雋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紙上表雋  
曰吾名號未異于前何宜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疏

裏柱

補綯

王羲之筆經採毫竟以麻紙裏柱根次取  
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

謝承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以清  
率下唯卧一副布綯敗糊紙補之

擣網

持花

蔡倫

擣故魚網作紙名網紙後人以生布作紙絲縆如故麻  
名麻縆以樹木皮作紙名穀紙見董巴記及博物志

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帝子持紙花插  
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見孫放

西寺

縹紅

青赤

上詳紙二桓靈寶偽事詔  
命平准作青赤縹綠桃花紙

藤

角

桃花

范甯教曰土紙不可作文書  
令用藤角紙下詳青赤注

造尚方

請

秘府

上詳紙一

晉虞預請秘府紙表秘府中有布紙

付著作史書

寫起居注

別駕函

右軍庫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

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

常給紙函各一

下詳紙二

箋

盛弘之荊州記棗陽縣有蔡倫故宅今縣人猶多能

作紙蓋倫之遺業也先賢行狀延篤從唐溪李受

左傳欲寫本無紙季以殘箋與之

薦以箋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

綠紙

素紙

姚畧好書有綠紙赤軸張抗詩昔吾好典

籍下帷慕董氏吟咏倣遺風染軸舒素紙

鳳尾

羅隱喜筆工甚鳳尾箋番薄縷輕制作精妙

山堂肆考古有鳳尾箋

麻面

桑根

國史補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

麻面藤骨金花玉屑魚子十色箋也

文

房四譜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

松紋

樹葉

陶穀清異錄先

張華與其祖書乃桑根紙也

君畜白樂天墨跡兩幅背之右角有方長小黃印文曰

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臣彥古等上林邑記九真俗

以樹葉

銀光

玉板

上詳紙二費著蜀箋譜蜀中盡用蔡倫法有玉板有貢餘有

爲紙

經屑有

金花

玉葉

太真外傳明皇與貴妃賞牡丹于沈香亭命梨園李龜年持金

表光

花箋宣賜李白三進清平調

天中記趙象與武公

葉愛妾非烟以金鳳箋剡溪玉葉紙題詩相贈答

銷金

鋪玉

又曰唐初將相官詔用銷金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下見梅堯臣

澄心堂

霞光

雲母

費著蜀箋譜蜀王衍賜金堂令張蠙霞光箋五百幅霞光牋疑

紙詩

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

方以智通雅雲母箋薛濤之遺也濤本小箋今則與

連四同式但加  
礬與雲母粉耳

金縷

柳綿

潛確類書宋顏方叔嘗  
創製諸色箋有露桃紅

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  
箋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文房寶飾毛重教授

於導江春日主人宴之乃賦致語曰蟬肝之奉何堪  
龍首之攀可望主人曰吾勸以陸源鯖賞以柳綿紙

鴉青

鵠白

夏寅詩光閃鴉青新染墨滑殊鵠白瑩鋪  
銀價高祇爲三都貴名重還因十樣新

楮國公

好時候

纂異記薛稷爲紙封九錫拜楮國  
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界道中

郎將又毛穎傳穎與會稽楮先生友善  
傳華陰楮知白字守元亦曰好時候文館書史

洪

兒紙

薛濤箋

童子神通錄姜澄年十歲其父善書苦  
無紙澄乃燒糠爨竹爲紙以供父澄小

字洪兒鄉人號洪兒紙  
資暇錄元和初薛濤好製小  
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後減諸箋



亦如是名  
曰薛濤箋

觀音簾

女兒膚

趙希鵠洞天清錄有宋  
毫間烏絲欄歛之龍鬚

紙有藤白有觀音簾有鵲白出江西  
生求茶庫紙詩南朝官紙女兒膚玉板雲英比不如乞

宋陳師道從冠

與此翁元不稱他  
年留待大蘇書

用蠶繭

修龍樓

上見紙二  
文類聚韓浦韓

洎咸有辭學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  
舍聊避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偶得蜀

箋題詩贈洎曰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  
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贈三韓

寫百韻

韓駒詩王卿贈我三韓紙謂高麗紙也見通  
雅蜀志王衍有百韻箋幅長可寫百韻學

士箋短于百韻薛  
濤箋短可書四韻

丐官楮

貢蠻箋

孔帖王元感所  
撰書凡數十百

卷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秘書  
紙未備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高麗歲貢蠻箋書卷

天中記唐中國

多用

襪綵箋

押黃紙

南史陳後主常使張貴妃等

預宴號曰狎客

先令婦人襪綵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

繼和

宋史錢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

於黃紙上押字耳

虛柔滑淨

妍妙輝光

墨藪紙取東陽魚卵

蓋未嘗歷中書也

虛柔滑淨

邵氏後錄唐入

色白如綾

匹長似練

有生紙熟紙熟紙妍妙輝光

潛確類書高麗紙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

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又宋有匹

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

烏絲三尺

繡花百番

數幅長如匹練名鄱陽白

異聞集霍小玉取朱絲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

以授李生生多才思援筆成章按宋毫間紙有織成界

道者謂之烏絲欄

肆考唐蕭穎士

少夢人授紙百番開視皆繡花也

女髮山光

碧

雲春樹

黃庭堅詩滑如女髮蘭膏罷明似山光夜月餘  
爲染溪藤三百個待渠湔拂一牀書 潛確類

書宋有歛紙光瑩滑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  
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金花箋

知白守

黑

浮碧殷紅

又曰紅銘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猗  
汝之德好汝者加汝以五色而汝弗良

于墨噫其所謂混沌而飾者邪

下見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牋詩

明於流黃 滑如

春水

黃庭堅詩陽山老藤截玉肪烏孫翠竹避寒光羅  
侯包贈室生白明於機上之流黃愧無征西蠆尾

手爲寫黃門急就章

下

蜂鑽

驢疊

傳燈錄神璣  
禪師見蜂子

見梅堯臣澄心堂紙詩

投窓求出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紙  
傳張果老乘白驢休則疊之如紙以水噴之復成驢

神仙

凝霜

敲冰

天中記歛績溪界有地名龍鬚出嘉紙蓋  
新安之水清徹見底利以漚楮故紙如玉

雪者水色所爲也紙有黑光白滑水翼凝霜之目楊  
升菴外集敲冰紙剡所出也剡水清潔山又多藤楮以  
敲冰時製之佳蓋冬水也張伯玉蓬萊閣詩敲冰呈好手織素競交鸞

六合雙流史

補雲陽有六合箋天中記雙流紙出于廣都每幅方  
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

名自隋

魚箋

潛確類書

唐有魚子箋陸龜蒙

東坡詩蠟紙燈籠

始也

晃雲母又通雅元

有蠟箋出紹興

青藤

雪藤

李肇翰林志薦告詞  
文用青藤紙朱書謂

之青詞楊升菴外集廣安州紙名雪藤玉板  
之類也何志熙詩雪藤尤異產應不數花箋

扶桑

荻皮

日本松皮

負暄錄荻皮紙出扶桑國又謝康樂  
山居賦剥荻巖椒注言荻皮可以爲

紙潛確類書日本國出松皮紙中國有桑皮紙蜀中

藤紙江南竹紙楮皮紙黟歙凝霜紙浙中有麥麴紙稻

穉紙

濡以宮蠟

塗以冰油

唐史柳公權爲翰林學士嘗夜召對于亭燭窮而語

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中書後閣用桃花紙糊窓塗以冰油取其甚明

養以

芙蓉

染以胭脂

文房寶飾養紙以芙蓉粉惜其色下詳霞光注

海螺磨

昏

芸香辟蠹

清異錄舒雅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熙

載云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書材糙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又記纂淵海治紙之昏而不染墨者用雨點螺磨紙左右三千計其病去矣下見朱自牧謝安巨濟贈紙詩

隨父不

書官紙

敕子繕補殘書

梁史阮孝緒隨父湘東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孔帖

蕭廩之放嶺南海多穀紙敕諸子繕補殘書

# 紙四

增赫蹠

赫蹠應劭以爲薄小紙也見漢書外戚傳

原送許子但以紙

崔瑗與葛

元甫書今遣送許子書十卷貧不能書但以紙耳

寸紙不遺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

豫

爲答數紙

文士傳楊修爲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

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第連答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慙懼以實答

書

符指事

蜀志楊戲性雖簡情省畧未嘗以甘言加人以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

陸雲

集兄文

陸雲與兄機書前集兄文書不工紙不精恨之

增光緊澤麗

天中記王右軍

作書惟用張永製紙謂光緊澤麗便於行筆

原片紙殘行

干寶表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

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  
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

分句改紙

張翰詩序永康

之末疾苦癢癢故人頗候之常以閑  
靜爲著詩一首分句改紙各有別讀

增盛以銀函

詳筆

四碧鏤牙管注

月請諫紙

長慶集白居易曰僕爲諫官月請諫紙詩云月慙諫紙二百張

雲藍五十枚

唐段成式送溫庭筠雲藍紙詩并序予在九江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

之功輒分送五十枚其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  
番猶得寄相思注云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

五

采牋爲書記

唐書韋陟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

硬黃

確潛

類書硬黃紙唐人以黃柏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漿光  
澤瑩滑用以書經秘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放紙皆

硬黃東坡詩云硬

以人得名

費著蜀牋譜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壽

黃小字臨黃庭

澄心堂

又南唐李後主造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爲一時之甲

淨無瑕

東坡詩  
麥光鋪

几淨無瑕注  
麥光紙名

布頭牋

東坡集川牋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之作紙故名布頭箋

此紙名  
冠天下

今以竹

又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

春

膏

潛確類書元有春膏冰玉二箋鮫色尤奇又以繭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於世

宣

德造

方以智通雅明大內各箋不如宣紙有楮皮者茸細而白可作畫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

紙五

原詩梁江洪爲傅建康詠紅箋詩雜彩何足奇唯紅偏作可灼爍類葉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



和不遇情牽人豈入風流座 後梁宣帝咏紙詩皎白

猶霜雪方正若布基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網時 隋薛

道衡咏苔紙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清流今來承玉管

布字改銀鈎 增唐李嶠咏紙詩妙跡蔡侯施芳名左

伯馳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舒卷隨幽顯廉方合軌

儀莫驚反掌字當取葛洪規 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牋

百張詩百張雲樣亂花開七字文頭艷錦回浮碧空從

天上得殷紅應自日邊來捧持價重凌雲葉封裏香深

笑海苔

陸龜蒙謝襲美寄魚箋詩擣成霜粒細鱗鱗

知作愁吟幸見分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

魚子曰  
白萍

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見倚小窓

親襞染畫圖春色寄夫君

皮日休酬見荅魚箋詩輕

如隱起膩如飴除却鮫工解製稀欲寫恐成河伯詔試

裁疑是水仙衣毫端白獺脂猶濕指下水蠶子欲飛若

用莫將閑處去好題春思贈江妃

宋梅堯臣酬永叔

寄澄心堂紙詩滑如春冰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蜀

牋脆蠹不禁久剡楮薄慢還可  
咍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  
澄心堂中唯此物靜几鋪寫無塵埃

又荅宋次道寄澄心堂百幅詩寒溪浸楮  
春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  
玉七十年來人不知韓

維賦澄心堂紙詩當時萬杵搗雲葉鋪出  
几案滑且堅剡溪藤骨不足數蜀江玉屑  
誰復憐孫覲酬志新餽

巴源紙詩巴江新擣萬穀皮楮生粉面膚  
凝脂故人千里特寄我落筆宛宛天投霓  
米黻礪越竹短截作軸

日學書作詩詩曰越筠萬杵如金板安用杭油與池繭  
高麗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  
天使殘年向筆研 又謝陳適用惠紙詩蠻溪切藤卷  
盈百側理羞滑璽羞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枕椰葉風溪  
水碧 金朱自牧謝安巨濟贈紙百幅詩百幅溪牋遠  
見羞故人佳餉若爲酬幸將晚節收魚網未得良工起  
鳳樓柿葉學書差足慰芸香辟蠹會須求揮毫不見雲  
烟落愚賈操金愧暗投 元朱德潤贈呂生牋紙詩玉

肌勻膩粉初乾，淡淡空青印碧闌。曉日長楊新賦就，墨

雲時度玉螭寒。

又羅文緝緝染湘流，中瑩晴空一段

秋。莫問殺青千古事，漆書應讓管城侯。

明陳端以剡

牋贈陳待詔詩：雲母光籠玉楮溫，得來元自剡溪漬。漬

涵天姥峯頭雪，潤帶金庭谷口雲。九萬未充王內史，百

畚聊贈杜參軍。從知醉裏縱橫墨，不到羊欣白練裙。

原賦：晉傅咸紙賦：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  
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今又造紙以當策。猶

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  
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爲己  
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  
非方離羣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  
於一隅

增銘明方孝孺紙銘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  
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增詔宋劉克莊撰楮知白詔朕讀司馬遷史記知楮先

生名舊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朕旣召潁泓玄置  
左右三人者皆言汝養素林下潔已不污操行砥平襟  
懷寬博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于玉雪且博記古今之  
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雖欲卷而懷之  
得乎汝其幡然而起與衆賢雜遝並進以紓心畫以展  
素蘊用騰洛價毋鬱剋藤副朕右文之意

原啓梁劉孝威謝賚官紙啓臣與謝嘏俱慙基聖臣之  
衝梯實愧魯般之巧嘏之城壘時無禽子之守攻弱侮

亡其勞甚薄策勲行賞爲渥過深雖復鄴殿鳳銜漢朝  
魚網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墨一

原釋名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增說文墨者黑也松  
烟所成土之類也 真誥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  
陰墨陰象也自陰顯於陽也 洞天清錄上古無墨竹  
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魏晉時  
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爲之晉人用凹心硯者欲磨墨



貯潘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遺製 三輔決錄韋誕

奏蔡邕自矜能兼斯籀之法非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 見聞

錄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

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

廷珪父奚超南唐主  
賜姓李氏世爲墨官

潛確類書造墨之妙者魏無過韋誕五季無過李廷

珪父子其墨浸水中三年不壞宋有潘谷元有朱萬初  
虞允靖稱萬初墨沈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 東

坡志林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  
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  
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 北戶錄墨爲  
螺爲量爲丸爲枚

墨二

增王嘉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  
人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  
墨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佐老子撰

道德經汁盡二人剗心瀝血以代墨 原漢書尚書令

僕丞郎月賜喻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官儀尚書

郎缺試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試一日宿召會都坐

給筆墨以奏 續漢書守宮令主御筆墨 增顧野王

輿地志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

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語達旦臨別贈墨一丸肅方

注周易多有滯思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原東宮舊事

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增潛確類書王右軍爲臨

川內史作宅新城遺有墨池至今池有墨花 春渚紀

聞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質堅如玉石銘云永

徽二年鎮庫墨 唐書王勃幼時嘗夢人遺之墨丸盈

袖後文章大進 陶家瓶餘事唐明皇一日見御案墨

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

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

神之因賜名龍香劑以墨分賜掌文官 藝文志唐明

皇修圖書創集賢院太府李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

邵氏後錄宋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付主藏  
吏籍收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  
車載以給至宣和間黃金可得李墨不可得也 澠水  
燕談宋嘉祐中仁宗宴近臣于羣玉殿嘗以李廷珪墨  
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受賜者皆雙脊龍樣  
尤爲佳品 楊升菴外集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  
御團爲畫眉墨 又元朱萬初善製墨天歷中開奎章  
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有以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

# 食藝文館

## 墨三

原噴紙

點繒

葛洪神仙傳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王充論

衡論者既不知累害所從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賢潔也

之汚常在絹素

二螺

九子

陸雲與兄機書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

復可用然不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鄭氏婚禮

畫

掌

禱祠

王子年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

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干寶搜神記益州之西有祠自稱黃石公初禱者持一百紙一雙筆一丸墨聞石

室中有聲  
便言吉凶

致夫

賜令

婦人集汲太子妻與夫書曰  
并致尚書墨十螺 下詳墨

二

入木

汚屏

神仙傳漢宣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  
宮門四十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

內字復現而墨皆入木裏 吳錄曹不與善畫孫權命  
畫屏風誤落筆墨汚屏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  
彈之 筑陽山 懷化壑 盛弘之荊州記筑陽縣有墨山  
山石悉如墨 顧微廣州記懷

化郡掘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戴延之  
西征記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寫書

供歲時

合珠麝

東觀漢記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絕  
惟歲時供紙墨而已 韋仲將墨方以真珠

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  
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出三輔

作上黨

范子計然曰墨出三輔  
上黨郡松心作墨

淵雲墨妙

嚴樂墨

精

並見北堂書鈔

增淳漆

遠烟

上詳墨二西洛王廸隱君子也其墨

宋何遠墨記

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銑澤出陳贍之右文潞公嘗從

廸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案烟指起烟亦

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淪起揖公對吸

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

引蒸濕反爲墨

黑玉

烏金

彙苑類聚顏潛菴詩半圭黑玉收龍劑一笏烏金貯

病俗子不知也

豹囊

斷金

殘壁

何遠墨記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文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世人

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爭相誇玩又曰余於彭

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

墨斷珪殘壁燦然滿目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

書杜詩十三篇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削木

磨人

錦繡萬花谷蔡君謨言李廷珪墨能削木墜谷中經月不壞蘇東坡集石昌言畜



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  
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馮盛攜

張金好

龍髓記  
盧杞與

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九杞大笑  
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  
本如公只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  
杞囊果三百刺天中記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  
數蠶并市毫  
筆備即寫書

夢盈袖

懸滿堂

上詳墨二志林李  
公擇見墨輒奪相知

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  
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瘞八厨

攜一斗

大唐龍髓記許芝有妙墨八厨巢賊亂瘞于善和里第  
事平取之墨已不見惟古石蓮匣存焉明顧璘蕉石

亭詩欲攜一斗  
墨葉底寫黃庭

研數合

飲一升

仇池筆記真松煤  
遠烟自有龍麝氣

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吕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  
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天中記北齊朝會儀諸郡

守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

畜丞相

賜史官

潛確類書

范丞相質畜一墨表曰五劍堂造裏曰天關第一煤

宋史秦觀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

非草書

竄舊史

太平御覽趙壹非草書後世慕崔杜張子專欲草書爲務十日一筆

月數九墨領袖如阜唇齒常黑屈指畫地爪折觥出亦效嘖之增醜也

韓愈詩漬墨竄舊史

松滋

侯玄中子

文嵩易玄光傳玄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與南越石虛中爲研究雲水之

交與宣城毛元銳爲文章濡染之友天子重儒封爲松滋侯清異錄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

延歎匠朱逢於書館傍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文曰玄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寶之

客卿

子墨

絳人陳玄

揚雄長揚賦序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

諷又洪駒父贈墨工詩子墨客卿妙一世懷玉山中五  
大夫我嶺老仙與推轂谷量牛馬斗量珠毛穎傳穎  
與絳人陳  
玄友善  
黑松使者  
玄香太守  
上詳墨二纂異  
記唐薛稷封墨爲

公加九錫拜松烟都護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  
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鄰里來觀良久乃滅

體晦用章

象陰理陽

明汪道貫墨書釋名曰墨者晦也真誥曰墨陰象也然體晦而

用章象陰而理陽所謂筆陣之鑿甲文苑之攸先也

延安石液

廬山松烟

確潛

類書延安高奴縣有石脂水膩浮水面如漆採以炷燈  
宋時用以燒烟造墨謂之延安石液刻于墨上唐人延

州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於洛陽塵晁氏墨經

古用松烟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烟之製

尚矣漢貴扶風隃廋終南山之松晉貴九江廬山之松

唐則易州潞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見貴後唐則宣州

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之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

汁貯金壺 光騰貝

葉

上詳墨二

天中記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墨以雞足山古松心爲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

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窓雨濕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吐於魚腹

養以豹囊

陶隱

居本草注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墨用之又草木子曰其墨汁爲書如淡墨有爲僞券以誑人者當知之經年

墨消

文房寶飾養墨

山谷錦囊

淵材布橐

邵氏後錄

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黃山谷於几間取小錦囊有墨半九以示賣墨者潘谷

谷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

墨又別取小錦囊有墨一九谷手之如前則歎曰今老

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所作墨其藝之精如此山

堂肆考宋彭淵材喜遊嘗負一布橐曰吾無可將惟有

李廷珪墨一九文與可畫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而已

夜贈一丸

歲減半寸

上詳墨二  
染紙三年字

成老相墨經墨  
不昏暗者爲上

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纔

減半寸者萬金不換

光可射人

刃能裁紙

潛確  
類書

古墨法曰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

光可射人四

語可盡製墨三昧

天中記常侍徐鉉云幼年常得李

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筋與其愛弟錯共用之日

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

自後用李氏

氣結樓臺

香同關紐

上詳玄香太守

墨無及此者

香同關紐

注

楊升菴外

集朱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

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徐峯傳術

祖氏聞名

龍髓記徐峯善棋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峯  
曰子若以墨後猊與我當傳子使過我十

倍四譜祖氏本易定人唐之墨

官也世以易水墨爲上名聞天下

魚胞犀角

玉屑

珠英

上見東坡孫莘老寄墨詩

汪道貫墨書羅秘書

墨以珠英玉屑取重人文之巧耳其搜烟和膠之

珍材妙手

三昧實不逮後人頃以東觀咨訪及之

含李超羅

上見東坡孫莘老寄墨詩

方于魯墨譜徐

羅氏人爭實之幾與黃金同價廼建元之墨一出便欲

含李超羅

余舊藏羅氏墨試與建元

甲乙不當中駟致

足實也建

元于魯字

畫工點目

浦令塗鐘何遜墨記潭州胡

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炫俗眼每磨研

間其光可鑑畫工實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筆談

陳述古知浦城縣有失物莫知爲盜者乃給曰某廟有

鐘能辨盜爲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鐘而帷

之令囚入帷摸之惟一

一囚無墨訊之果盜

墨磨數升

筆染三萬

上詳墨成

老相墨經墨文如履皮磨之  
有油暈者一兩得染三萬筆

髮濡

魚吞

事文類聚  
張旭每大

醉以頭髮濡墨而書

詩話魏

墨兵

墨仙

羣玉集  
孫樵謂

野詩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

史書曰墨兵

下

價不二

名第一

東坡志林賣墨  
者潘谷予不識

見蘇軾贈潘谷詩

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

或有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

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危坐井

中手尚持數珠也

升菴外集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

工皆自製膠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

谷蔡瑄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香不衰

麝

不入

後山叢談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  
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

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

但自作松香耳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

而中

一點如漆

十年如石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詳  
紙一何遜墨記沈珪

嘉禾人悟對膠法故其墨銘曰沈珪對  
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品也

墜盆仍舊

遺池不變

天中記偽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  
甚嘉其穎悟遂賜之衣服及墨一九後家僮

誤墜庭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  
光膩仍舊趣齋閒覽祥符中治昭應宮用李廷珪墨  
爲染飾有貴族嘗遺一九於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  
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寶色不變表裏如新

五象六義

九元三極

汪道貫墨書方建元之墨爲  
象五規者萬者珽者圭者雜

佩者象所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  
漠曰太玄又莫廷韓曰方氏墨品止于非烟奇于九  
元三極益人巧盡物理窮過此則爲妖吾  
不敢信自是可以超潘駕李哀然代興

噓猶雲靄



奕若龍蛇

魚騰丹檢

雷躍錦囊

並出明衣  
福徵墨案

墨四

原池水盡墨

漢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

劉祐買

謝承後漢書劉祐仕郡爲主簿

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郡將遂使子就祐受經

青松烟

曹植樂府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

文字有

增雷公墨

劉恂嶺表異錄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

得石狀如鰲石謂之雷公墨也扣之鎗鎗然光瑩可愛

紅白墨

龍髓記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

二墨爲戲及書寫衣服墨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

盤龍如畫

後山談叢張遇墨一

團面爲盤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有張遇麝香墨字

價三萬

陶穀清異錄徐鉉兄弟工染翰

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香壁

又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嘗得

墨材甚精止造五十九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道卿

東坡志林懷民遺僕墨二

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書以報之

翠色冷光

東坡謝宋漢傑送李承晏

墨詩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鬢髮隋寒鴉

代郡鹿膠

宋晁

氏墨經凡墨膠爲大凡膠鹿膠爲上衛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烟代郡鹿膠

研犀

又凡研墨不厭遲古

語云研墨如病凡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

明而有艷

又凡墨色紫光爲上黑光

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黯而不浮明而有艷澤而無漬是爲紫光

古墨

又凡新墨不及故墨

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強如石者蓋煤久而黑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

質如金石

陳師道古墨行序往于秦少遊家見李

惜

墨如金

宋樓鑰崔老融墨戲詩古人惜

洗墨池

明趙貞吉

夜宿蘇長公洗墨池亭詩五百

畫眉石

潛確類書廣

南雄州始興縣可寫

白墨

天中記近黟歙間有人造

常墨無異未

一品玄霜

楊升菴外集三衢蔡瑄自烟

有法甚黑而光予得異法于異人祇用烟

光可鑑潤

可挹

明王世貞墨評新都潘景升贈余製墨四餅熟於漆圓于月其光可鑑其潤可挹其芬可以奪沈麝

而不  
可名

墨五

增詩唐李嶠咏墨詩長安分石炭上黨結松心  
遶畫蠅初落含滋綬更深悲絲光易染墨素彩還沈  
別有張芝學書池幸見臨李白酬張司馬贈墨詩上黨瑤松烟  
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鴉  
鬟錦囊養之懷袖間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  
山宋蘇軾荅舒教授觀余所藏墨詩此墨足支三十

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磨人瓶應未罄壘先  
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鉏理作書寄君君莫  
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烟何處  
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搗麝列屋間居清且美倒暈連  
睂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  
金求獺髓 又贈潘谷詩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  
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胷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  
穿破褐琅琅翠餅敲元笏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冰壺

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姪妍一朝入海  
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又孫革老寄墨詩徂徠無  
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  
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金牋灑飛白  
瑞霧縈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又詩谿石琢  
馬肝剡藤開玉板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綰故人歸天  
祿古漆窺蠹簡隄靡給尚方老手擅編刻分餘幸見及  
流落一歎赧 又詩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近者唐

夫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窓洗硯  
坐蛇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又歐陽季  
默餉油烟墨長寸許戲作小詩書窓拾輕煤佛帳掃餘  
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  
且留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陳師道古墨行秦郎百好  
俱第一墨凡如漆姿如石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  
三歎息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敵明窓淨几  
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

揮翰手 晁冲之承晏墨詩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  
不如廷珪後來承晏復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  
傳文斷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  
海風雲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  
落桃花牋牙牀磨試紅絲硯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  
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韓駒  
謝錢珣仲惠高麗墨詩王卿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  
照几錢侯繼贈朝鮮墨墨如點漆光浮水舊傳績溪多



老松奚超旣死松亦空易水良工近名世珍材始不歸  
潘翁蕭然南唐一居士赤管隄靡無月賜借問玄圭何  
自來去年海中持節使殷勤二物從來遠裨海環瀛眼  
中見若欲揮寫藏名山不如却作談天衍 黃庭堅酬  
謝景文惠浩然所作廷珪墨詩廷珪贗墨出蘇家麝煤  
添澤紋烏鞞柳枝瘦龍印香字什襲一日三摩抄劉侯  
愛我如桃李揮贈要我寫萬紙不意神禹治水圭忽然  
入我懷袖裏吾不能手抄五車書亦不能寫論付官奴

便當閉門學水墨灑作江南驟雨圖

楊萬里謝胡子

遠惠蒲大韶墨詩墨家者流老蒲仙碧梧採花和麝煙

華陽墨水煎膠漆大陰玄霜作肌骨龍尾磨飢飲鼠鬚

落點髭几几不如夷甫清瞳光敵日一見墨卿驚自失

又謝王恭父贈梁杲墨詩君不見蜀人烏九天下妙

前有蒲韶後梁杲兩圭水蒼筤雙團點漆壁洮州綠玉

試松花星潭黑雲走風沙龍蛇起陸鷹入骨卻愁雷電

奪神物

金元好問賦楊生玉泉墨詩萬竈玄珠一唾

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團更覺香爲累冷劑休誇漆點

成浣袖秦郎無藉在畫眉張遇可憐生晴窓弄筆人今

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元虞集謝吳宗師惠墨詩念我

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窓塵影丹同熟玄圃

雲英玉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祇應箋注到蟲魚 廼

賢齊峯墨詩錦襲玄圭瑩龍香秘閣浮清毫春黛濕拂

楮翠雲流 泰不華爲吳國良賦桐花煙詩洞庭三月

桐始花千枝萬朶搖江綠吳郎采采盈頃筐寶之不啻

瓊膏粟真珠龍腦吹香霧夜夜山房搗玄玉墨成誰共  
進蓬萊天顏一笑金門開河伯香飛噴木葉太守噓氣  
成樓臺龍賓十二吾何有不意龍文入吾手芙蓉粉暖  
玻璃匣雲藍色映彤墀柳玉堂退食春晝長桃花紙透  
水油光筠管時時濡秀石銀鈎歷歷凝玄霜君不聞易  
水仙人號奇絕紙落三年光不滅又不聞烏玉玦坡老  
當年書柿葉惜哉唐李不復見吳郎善保千金訣明  
俞策方于魯墨歌太乙然青藜燭龍揚朱光雍州枯黑

水溟海收玄霜秦女還添白鳳膏麻姑或送青麟髓工  
力往往干仙靈于魯之墨始出型堅如黑山石森削燦  
如赤水珠晶瑩斑如重圭錫夏后規如瑞璧來虞庭瞥  
見周天列宿形更逢出水玄夷使字形省識神龜畫刻  
鏤分明繡虎紋裏以天孫錦養以文豹囊臨池不散五  
雲氣貫日高懸百寶光其中名有寥天一非霧非煙若  
無質獵獵香吹楚澤蘭英英色奪齊州漆螺子當年乏  
玄彩喻糜漢日猶青泥于魯由來攻不朽千首新詩在

人口豈其餘力殫神明也令絕技傾前後

增賦明汪道會方于魯墨賦其地則筑陽懷化延安上  
黨宣歙西蜀代興競爽其人則韋張嚆矢奚祖嗣音若  
超若珪厥有朗珣其製則九子二螺松節孔嘉犀文玉  
質膠調麝和廬烟代角璀璨鮮華其珍異則子建松肪  
士龍石液潘谷辨鑑常侍賞識魚腹剖藏豹囊什襲雄  
殊賜而校理秘文肅詭遇而開悟周易詔僕丞之月賜  
試省郎之坐給或僭劣啜瀆或日月汗襪或集龍賓之

十二或吐奇文於九錫亦有曹衛顧陸吳史張陳山陰  
長史渤海永興書練染素悞駁點蠅非惟貴紙亦高令  
名斯足以造乎墨妙然而其極未臻也爾其爲炲也陵  
陽孤桐比於鄒嶧永誕擷其華敏鶯搯其液挾以茜草  
揚以蘭膏藐若蜉蝣縈碧漢恍如織雲翳青霄其爲膠  
也肪鯉之脆麋鹿之角詎麟髓之可逾寧鳳膏之可托  
其爲飾也玉乳珠胎龍腦麝臍芬馨郁烈光耀陸離其  
爲劑也玫瑰耀光齊漆爭黝光可晰人色不染手其爲

楷也規矩珽珪雜以羣佩林林乎總總乎神聖之所珍  
仙釋之所資固伯益工倕之所不能名虞初冊府之所  
不能載別有非烟而烟無色而色清有餘潤研無留蹟  
比技則郢斤方巧則羿射信其重爲國寶煥爲國華列  
之東序則珍陪琬琰陳之簡策則蔭蔚雲霞故書絕於  
入木幻不作於噴繒陋佛圖之翻譯青衣出於池表豈  
浮提之汁竭爰瀝血以剗心墨之爲用章于國君與于  
斯文洽於教化漸於兆民



原銘後漢李尤墨研銘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付筆  
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勲 增明汪道昆方于魯  
寥天一墨銘胡然而生寥天一胡然而成函之室清則  
猗也膏輕則麋也角玄德非罄太冲惟漠 又二芝墨  
銘青芝爲輪駟玄雲誰其御之雲中君青芝爲蓋珥玄  
璧薄言薦之祠太乙 又非烟墨銘非烟而烟卿雲爛  
矣烟而非烟元龍煥矣爛則天章煥則國華非烟之極  
其蔑以加

增贊明王世貞于魯墨贊黜而澤綴而黑桐自嶧燿厥  
液光可晰堅于壁置之水久弗蝕是惟禹錫而妃以帝  
鴻氏之石曰仲將彌廷珪嫡爾方世世卿子墨

增誥宋劉克莊譔陳玄除子墨客卿誥秦重卿爵以客  
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  
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師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  
知白守黑黯黯內光質凝重而氣芳潔行將以潤色廟  
謨貴飾聖世其有功于名教大矣俾陞棘列之光華實

亦松壻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脫兔之毫可除子  
墨客卿

增啓唐溫庭筠謝所知賚集賢墨啓竹山奇製上蔡輕  
烟色掩緇帷香含藤簡雅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  
新膠乾輕入用猶怨於潛曠遠建業庭羸韋曜名方即  
求雞木休奕佳致別染龜名恩加於蘭署郎官禮備于  
松檮介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嘗著列况  
又元州上苑青鎖西垣讐字猶新疑籤尚整帳中女史

每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於華近辱在庸虛豈  
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蛇屢縮不稱精研唯憂瘁物  
虛投蠟槃空設晉陵雖壞正握銅兵王詔徒深唯磨玉  
硯捧受榮佩不任下情

策一

增釋名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夏也漢制約勅封  
侯曰冊冊贖也勅使釐贖不犯之也原杜預春秋左  
傳序諸侯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增孔穎達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板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康成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也鄭康成注論語序以鈞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又大事書策小事書簡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于簡如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旣書趙盾以示于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

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以此知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杜知其然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

增

徐師曾文體明辯按說文冊符命也字本作策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蓋以金玉爲之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皆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王言之所

不可闕者也

策二

原金策

玉策

張衡西京賦昔者天帝悅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

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後漢書神經怪牒玉策靡得而聞

增帝告成功天錫

有德

漢書武帝元封初登封泰山注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

封焉

後漢書何敞傳注何氏家傳曰敞六世祖比干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十人後爲丹陽都尉獄

無冤

囚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

有陰德

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

當如

改年

錫祚

吳歷孫皓時吳郡民掘地得物是銀長一尺三寸刻畫有年月字因

改年爲天策

山堂肆考

勒洪伐

上尊號

張協七

金策朝廷錫祚

所用也

勒洪伐

上尊號

命生則

耀華名於玉牒

沒則勒洪伐于金冊

宋文鑒乾

授

德初蕭國公臣質等奉玉冊玉寶上皇帝尊號

授

玉冊

留寶冊

又皇后冊文遣官賜爾皇后之寶授之

玉冊厥簡五十

又皇后哀冊文惟有

徽音長

### 策三

原先王策府

穆天子傳羣玉之山

魯史策書

杜預春秋序仲

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增知修短



風俗通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壽修短

神策

晉元帝紀

永嘉初有玉冊見於長安白玉麒麟

每策五簡

唐書貞觀

中房玄齡議封禪儀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每策五簡俱以金編

分占五王策

王勵詳筆

三

# 簡一

原殺青

汗簡

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

炙乾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上文

玉簡金字

金簡銀函

瀨鄉記老子母碑曰

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神仙傳陰長生裂黃表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山

一通黃樞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封  
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  
書合爲十篇付弟子  
使世世當有所傳  
增發大禹  
問仲尼  
吳越春秋禹發金簡

玉字之書于宛委山  
抱朴子吳王伐石治宮室于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持以問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執南史  
授梁園  
上詳策一謝惠連雪賦梁王遊兔園密雪下乃授

簡於司馬大夫曰抽  
子秘思爲寡人賦之  
捧白簡  
持霜簡  
晉傅休奕每有奏劾或直

日暮捧白簡坐以待旦  
唐李  
獨不探簡  
非逐折

簡  
爲後漢書鄧禹西征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衆人多憚  
爲後拒禹書諸將名于行簡署其前後亂著簡中令

各探之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肯辭難就易乎  
魏畧王凌謂太傅司馬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  
至邪而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  
簡者也又山堂肆考折簡猶言半簡也  
肄簡操

觚內則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注曰簡書篇諒信實皆  
請於外傳而肄習之詩話韓愈皇甫湜過李賀家

賀欣然操觚染翰作高軒過歌注曰觚簡也  
古人用以代紙又陸機文賦注觚木之方者  
脫簡

斷簡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有曰孝成皇帝閔學殘  
文缺乃陳發秘藏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

間編下見  
五車韻瑞

## 簡二

原畏此簡書詩

青簡編以縹絲

劉向別錄孫子書以  
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折竹爲簡

王子年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折竹爲簡

簡紙經傳後漢

書元帝令賈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案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

豈汙簡札

又范滂爲太尉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

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非叨攝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

青竹去

書蟲

穆天子傳蠹書于羽陵注曰謂暴書中蠹蟲因曰蠹書也郭璞云青竹爲簡以去書蟲

嵩

山得簡束哲辨策文

詳博學

增手自折簡

楊升菴外集謝朓覽孔閨

表手自折簡寫之謂摩牋也

汗青

元楊載蠹簡詩往古韋編在何年始汗青蠹蟲深卜宅科斗少

成形泯滅貼秦火搜羅出漢廷斯文天未喪不敢望全經

簡板

升菴外集古人與朋儕往來以漆板

代書帖又苦其露泄遂  
作二板相合故曰簡板

牘一 牘附

原三千牘

尺一牘

史記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

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二月乃盡又匈奴傳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而長

執以爲睦

藏以爲榮

釋名牘睦也手

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睦也漢書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

增訓戒二子

應對百函

韓詩外傳趙簡子長子名伯魯幼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牘書訓戒之辭與二子三

年問之伯魯忘其牘無恤出其書于左袂乃黜伯魯而嘉無恤南史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

應對不廢

削牘爲疏

見牘有書

上見漢書原涉傳東觀漢記時天下墾田多

不實詔檢覆覈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

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上怒時東海公年十二在幄

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

裂牘

劃牘

宋史

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故耳

趙普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凡三奏太祖怒碎

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

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陳亮飲醉戲爲

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誣服爲不

軌孝宗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

才醉後狂言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

截蒲爲牒

如葉在枝

上詳寫書文心雕龍牒者葉也如葉在枝也短簡爲牒議事未定故短簡諮謀牒之尤

密謂

封太山

屬帝籍

史記封禪書天子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

之籝

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方以智通雅今惟皇帝屬籍曰玉

牒仍唐宋舊名

名耀玉牒

懷出竹牒

上詳策二下詳博學二

破賊

限牒

有嫗取牒

唐李回傳武宗伐劉稹回督戰責王宰石雄破賊限牒期六旬取潞未及

期二日賊平劉仁軌傳仁軌與戴至德俱爲僕射仁軌稱解事僕射有嫗詣省戴至德收牒嫗復取牒曰以公爲解事僕射乃非是

牒二

牒附

增不離竿牒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牒形累不知太初注以竹簡相問訊也

刻方

言

西京雜記揚雄好事嘗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異語即以鉛鐫刻之於槧作方言按鉛青金錫類槧削

版牘也斷木爲之見山堂肆考

寢牘

曹植論詳筆三

原受牒而退

左傳趙簡子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每約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右師乃受

牒而

增隨牒遠方

匡衡傳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言隨

退

選補常

推白牒於地

梁書蔡搏奏用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推白牒

牒也

于地搏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無煩參掌署名因直出帝始悔之

事在牒

又張率武帝問奏事

但云事

下之達上

唐志下之達上有六一曰牒

封祀有文

宋文鑑大

在牒

中祥符元有封祀玉牒文

札一



原給札爲上林賦

遺札爲封禪事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善之

召相如相如曰是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乃爲上林賦又相如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

左慈化札

張惲取札

抱朴子魏

武帝以左慈爲妖妄欲殺之使軍人收之慈故欲見而不去乃置之獄而獄中有七慈形狀如一不知何者爲真以白武帝帝命盡殺之須臾七慈盡化爲札而慈竟出走赴羊羣晉陽秋梁國張惲爲郡吏入值太守圍

碁投札于地惲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碁令坐

增編如櫛

變爲金

釋名

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漢武故事上葬後有一人騎馬異于常馬持一尺札賜將作大匠丞文曰汝績

克成賜汝金十斤因忽不見札變爲金秤之重十斤

爲良田

遺遠方

以紙札爲良田

詳筆三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獻札書 披蕩擲

漢武帝紀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于申公 升菴外集郭知

元韻序曰銀鈎乍閱晉豕成群盪擲行披魯魚盈貫盪如周禮蕩擲之蕩謂竹也擲與札同相比如節也宋羅

愿謝表曰使連數道適當蕩節之前節與札字亦通用 承睿札 降瑤札 席豫

榮承睿札野餞轉行旌 宇文融詩飛文瑤札降賜酒玉杯傳

## 札二

原谷永便筆札

漢書谷永字子雲便筆札故時人云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

增

十行細札

升菴外集光武十行細札

書札爲符

後漢書樊崇等西攻更始無稱號欲

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惟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爲最  
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  
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筭中遂于鄭北壇設場祠列盆子  
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  
皆稱  
給蘭臺賈逵詳每書輒焚五車韻瑞師宜官

臣

給蘭臺

筆三

每書輒焚

善隸書然每書輒

焚其札梁鵠乃益爲板飲之  
酒候醉而竊其板卒以工書

以筆札見知

任昉王文

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  
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

搦札

王僧孺序搦札含

肩吾詩搦  
札愧才輕

徒喪紙札

孔帖吳筠云深於道者無如老

朱書御札

五代史唐莊宗時小吏段回曰臣嘗見前

宰相  
賜手札

宋史張浚薦胡安國可大用除給事中

# 刺一

原王朗修刺

禰衡懷刺

後漢書邊讓字文禮大將軍何進徵召既到署令史進以

禮見之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禰衡別傳衡少有才辯而氣高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中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載刺盈車積刺

盈案

郭泰別傳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長沙著舊傳夏侯叔仁治臨湘丁母憂居喪過禮同郡

徐元休弱冠知名聞而弔焉旬日積刺盈案

增畫姓氏

通爵里

釋名畫姓氏于

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魏名臣奏議黃門侍郎荀侯奏曰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條疏行狀

一束刺

三百刺

南史何思澄重交結終日造謁每宿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悉與狎

處即命食晚還家賁刺必盡盧杞  
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詳墨三

### 遍談百刺昔

負一刺

太平御覽夏侯榮幼聰明經目輒識魏文帝請

爵里刺也示之一過遍談不謬一人吳錄孟宗爲豫  
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  
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賃運  
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邪

### 刺二

增驚而失謁

升菴外集漢謁者袁盎傳上謁注若今通  
名也史記婁敬欲見漢王或使之易服敬

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舍旃褐  
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

之刺也

覆刺具書

太平御覽高彪嘗詣馬融辭不見彪  
覆刺具書曰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

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餐以接白屋之士天下  
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大愧遣人辭  
謝追請徑還勿復通雞路集北齊李元忠神武東出

去不還神武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  
言公招賢俊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  
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銅人通刺幽明錄一士人  
武遽見之因進縱橫之說銅人通刺姓王坐齋中有  
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非人尋刺曰是  
予舍西土瓦中人令掘果子瓦器中得一銅人長尺餘

# 券契一

## 原造書契

### 經邦治

司馬貞三皇本紀太皞庖羲氏造  
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周禮小宰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六曰聽取予以書契注曰書契  
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

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傳別

質劑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

以傳別七曰聽賣買以質劑注曰稱責謂貸予傳別謂券書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傳傳著于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又曰傳別謂爲大字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

質人

判書

周禮質人凡買償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

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注償賣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屬用短券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

白帖判書舉債之券契

左契

右契

老子聖人

執左契注左契心也左者不用之地以喻無爲又曰左陽也心藏陽也禮曰獻粟者執右契

生訟

止訟

白帖訟之所生由契之不明也周禮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獻田宅

由

質要

白帖獻田宅者操書致傳曰必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契券也

燒券市義

折

券棄責

戰國策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能收責于薛馮驩曰能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

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見孟嘗君曰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漢書高祖微時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每留飲酒售數倍歲竟兩家常折券棄責焚削書券

燔燒券書

東觀漢記樊重年八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書券聞者皆慙爭往

償之諸子竟不肯受

宋書王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

委付諸弟

崑崙鐵券

武陵銅券

河圖括地象崑崙山出鐵券晉書天門武陵



谿蠻並反應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

賜鐵券世傳

依鐵券請降

三國典畧梁任世爲豪族仕于江左志在立功來歸

太祖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并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晉雜事元康中氐酋羌虜等上書求依漢魏鐵券請降也

與匈奴作鐵券

與氐羌破銅券

輔三

故事婁敬爲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地界作丹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晉中興書愍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銅券誓不相侵

增旌功

恕罪

漢書本紀

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五代史朱友謙降莊宗拜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

治藏稽市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注曰藏文書及

器物下

得券數齒

錫券若金

額府券契也謂以木牘爲要約之書

詳質人注

以刀刻之屈曲犬牙韓子曰宋人得遺券而數其齒陸贄撰賜黃姓燾官鐵券文稽諸令典錫以券誓若金

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

君焚臣券

父焚子券

五代史常思廣順初

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

詔宋州悉蠲除之宋顧覲之傳覲之子綽財甚豐鄉里多負債覲之誘出文券一大厨悉焚之

焚

券歸婢

裂券縱奴

孔帖羅讓或以婢遺讓問所從荅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

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召母歸之元史至元初趙一德爲鄭留守阿思蘭家奴三十餘年故鄉萬里父母已

老拜請歸省阿思蘭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阿思蘭歎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爲良

出券貸直 焚券同居

孔帖盧羣遷鄭滑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即以羣代節度

嘗客於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

元史至治初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

顯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

燔粟契

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

焚墨券

隋史李士謙出粟萬斛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士謙對債家燔契明年來償不受 下詳墨三

持左券

操右券

蘇軾三槐堂銘序晉公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之後如

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一方鐵

虞卿傳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

半邊瓦

上見高啓鐵券歌下見湯胤勣鐵券歌

市馬

參鈔

宋史宦者傳李

繼和沙苑關馬詔秦州置場以券市之繼和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 元史至元中盧世榮言鈔法虛弊

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世祖曰當速行之

## 券契二

原相保

周禮立券爲保使之相保

有德司契

老子

折券契節

慎子曰折

券契節賢不肖由之物以此得而不託於信也

增所以爲信

荀子曰別券契者所以爲信也

愧爭者

淮南子曰子罕不利實玉而爭券契者愧矣

原不以利累子孫

北堂書鈔邵君仲臨終求貸人錢物書券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

莫債

徵辭

利有爭端

信爲言要

約言要辭

作法

示信

俾人不爭以上並白帖

增賜金券

孔帖范君璋奔突厥陷馬邑其部皆中國人多

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謂璋虜贖  
罪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券

質浮僞韓文書契以質浮僞

給使臣

五代史任圜傳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安重誨請自內出任圜爭之不能得又青箱

雜錄唐以前館驛并給傳往來開元中始給紙券

世爲明券

元史至順初文宗以伯顏功大

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賜黃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世爲明券

### 券契三

增詩明高啓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歌羅平惡鳥啼  
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老父拜旌旗醺酒椎牛宴  
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

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  
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  
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煙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  
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勲業至  
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 林弼題錢氏鐵券卷詩剛風  
吹地九土裂仙李根拔孫枝折白馬不飲濁河血羅平  
妖鳥啼未歇斗牛萬丈騰紫光炯炯餘彩輝太陽錦湖  
泚筆寫露布石室剖券分天章金爲臣心鐵臣節臣身

吳越心魏闕共悲羣盜竊神器猶喜諸孫存故物  
湯  
肩勣鐵券歌羅平逆鳥窺唐鹿太宗泉下英靈哭錦樹  
將軍握槊來妖氛一掃乾綱肅半邊古瓦黃金鏤翰苑  
文章鋪錦繡宰臣擎出鳳凰城兒孫永世承天祐

增文唐樂明龜撰賜陳敬瑄鐵券文烹巨鼈者鼎大于  
滄海斬長鯨者劍倚於青天旣立異勲勉膺殊寵李晟  
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鏤以金鏤賜其鐵契後來繼  
者豈在他人歲寒知松栢之心國難見忠貞之節自居

環衛出擁旌幢論清政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手持玉節身鎮錦城扶乾綱則萬國安心組坤維則百蠻遶指朕以稅駕褒斜省方邛蜀匍匐而來迎鳳輦驅馳而速建龍宮戮阡能疾如剪草除秀昇易若焚巢海東獻款雲南披誠致朕身安由卿忠藎今賜卿鐵券赦其十死望太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皆如此

封泥



增黃芝泥

春秋運斗樞舜東巡狩至于河黃龍五

原

如黃珠

春秋說題辭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黃珠

增金壺封以青泥

詳墨

蘭金泥

拾遺記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

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治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鍊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

嘗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域多以此泥爲壘封衛青張騫蘇武傳

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壘封也武帝後此泥乃絕焉

受壘封

詳上

原武都紫

泥

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爲壘室加緋其上

金泥

續漢書光武封禪乃求元封封禪事有司

奏用玉牒玉檢水銀和金爲泥

石泥

應劭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封太山玉牒石檢金繩石泥

黎陽青泥

東都記鄧訓好用黎陽青泥封書後遷烏桓校尉吏載青泥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此

增降天書

李白詩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

謹案第二十九頁後六行陋佛圖之翻譯刊本圖  
訛馱譯訛繹據賦彙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朱攸

謄錄監生

臣

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

武功部一

兵法  
論兵

兵法一

原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

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十  
一家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  
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十六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

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技巧十三家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闕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  
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 增又曰兵家者流蓋出  
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於孝成命  
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元豐  
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  
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習之號七書云 登壇必究丘濬



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邪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說為之法用之應變制勝則在乎人

## 兵法二

原金板

素書

莊子女商曰吾所以說我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版六爻

史記張良嘗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素書一卷曰讀此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客進

自作

又曰魏公子無忌威名振天下諸侯

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公子信陵君也曹操自作兵法十萬言每征

伐以新書從事

挾經

學古

國語吳建旗提鼓挾經注云經兵書霍去病不至學古兵法

詳謀

司馬兵法

將軍射法

史記齊景公時穰苴為太司馬其後齊威王用

兵法大放穰苴之法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增六韜

三畧

三門

四種

李衛公問對上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刪取要用定著

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漢任宏所論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此四種也

龍韜

虎鈐

馬端臨經籍考

晁氏曰六韜周呂望撰按漢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始著錄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也宋藝

文志許洞虎鈴兵經二十卷

金海

玉函

唐藝文志蕭吉金海四十七卷又董承祖至

德元寶玉函經十卷

五壘圖

六軍鏡

隋經籍志黃石公五壘圖一卷唐藝文志李

靖六軍鏡三卷

陰策林

青囊括

隋經籍志陰策林一卷唐藝文志李筌青囊括一

卷

止戈記

聚米圖

又曰劉秩止戈記七卷宋藝文志趙珣聚米圖經五卷

玄女兵法

太公陰謀

隋經籍志玄女戰經一卷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又太公陰

謀一卷太公陰符鈴錄一卷

太一兵厯

太白陰經

唐藝文志黃帝太一兵厯

一卷太白陰經十卷

玉帳陰符

靈轄秘策

宋藝文志吳起玉帳陰符

三卷 唐藝文志李光弼統軍靈輅秘策一卷

閩外春秋

兵家月令

宋藝文志

李筌閩外春秋一卷 又劉元之兵家月令一卷亦謂行軍月令

王佐秘書

兵家

正史

唐藝文志樂產王佐秘書五卷 又吳兢兵家正史九卷

三軍水鑑

六甲

陰符

宋藝文志李靖韜鈴秘術一卷風雲論三卷三軍水鑑三卷 又李光弼將律一卷六甲陰符兵法

一卷軍謀 前鑑十卷

佐國玄機

統軍玉鑑

宋史藝文志李氏佐國玄機一卷總

戎志二卷 又許子兵勝苑十卷統軍玉鑑錄一卷

無出虛實

不示隱微

李

公問對中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唐書太

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責靖靖曰方中國無事臣之所教足以

制四裔而君集欲盡  
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奇正相生

經緯相錯

經籍考  
高氏子

畧曰風后握奇經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之  
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奇

讀如奇偶之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  
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漢藝文志兵書五十三家圖

四十卷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  
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玉

海

講論九人

問對三卷

龍韜將有兵法九人主講  
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

器刺舉非法經籍考李衛公問對三卷案國史兵志  
神宗熙寧間詔樞秘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

通典離析謠舛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秘院檢  
詳官與王震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對

三卷

閩外津梁

幕中龜鑑

宋仁宗景祐四年以御  
製神武秘畧賜緣邊總

管序曰禮記出征受成于學漢禮遣將尚書授以古兵法太宗嘗出軍誠以賜樞臣是用啓金鎖秘室之藏究鷄冠黃石之旨採古賢軍兵及舊史成敗為十五卷實閫外之津梁幕中之龜鑑

### 孫子十三

### 篇武侯十六策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

觀之矣經籍考武侯十六策一卷

起之書幾乎正 武之書一乎奇

經籍考高氏子畧曰讀吳子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

### 法如車

### 用由人 學如奕得於心

許洞虎鈴經學兵用武以古法為執與膠柱鼓瑟無異耳

兵法如車載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皆由人也 金史兵志永安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多難行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疎矣

推廣暗合

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此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

畧言其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宋史孟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

### 兵法三

原天一兵法

漢藝文志三十五篇

增握奇文

李衛公問對上太宗曰黃帝兵法世

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

奇餘零也

古司馬法

武經注按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于齊故其

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遂能卻燕晉之師以功封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遠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

太公金匱

隋經

籍志太公金匱三卷枕中記一卷

鬼谷

唐書王廷湊沈鷟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

與

儒者指意不悖

馬端臨經籍考西山真氏曰三畧先秦書雖非鷹揚公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

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

武侯八陣圖

宋藝文志諸葛亮行軍指掌二

卷將苑一卷武侯八陣圖一卷

渭南秘訣

一卷經籍考陳氏曰昭武謝淵得於瀘州蓋武侯八

陣圖法也為之注釋而傳於世

授孫

魏志賈逵自為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



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兵林**

隋經籍志兵林六卷東晉江都相孔衍撰

可意授不可

**語傳**

李衛公問對中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

得則昌失則亡

李衛公問對下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

**腹為篋筭**

杜甫送從弟詩兵法五十家爾

腹為篋筭

**輟策更學**

唐書馬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

策書戰

**軍旅指歸**

宋藝文志李筌軍旅指歸三卷

**盤置千錢以狀兵**

**法**

五代謝彥章傳葛從周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

見孔帖

**聚置武學**

富弼言曰宜于太公廟建置武學許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

縱其討習其術既精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見登壇必究

**以斷百將**

經籍考晁氏曰百將

傳十卷張預撰預觀歷代將兵者所以成敗莫不與孫武書相符契因擇良將得百人集其傳成一書而以武之兵法斷其後上之

武經龜鑑

二十卷經籍考王彥撰隆興御製序其書以孫子十三篇為主

而用歷代事證之

何泥古為

吾學編湯和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

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為

# 論兵一

增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又曰豫利建侯行師

本義豫和

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  
也其占利以立君用師

洪範八政八曰師

詩曰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原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  
兵之由也 增左傳軍志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  
可敵 月令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  
不可從我始 漢書韓安國曰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  
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 又趙充國上狀曰臣  
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又魏相上

疏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  
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  
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  
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太公  
文韜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  
者階於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成之在於  
君 又武韜全勝不闢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原管子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

告軍費

制器

兵器

選士

政教

軍中號令

服習

謂使習武藝

徧知天下

謂徧知其地形隘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

也

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

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

不德其上者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于上則有數存焉于其間故至于此也

曰

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厚富足居也不然則州

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

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

君之恩厚皆在于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

不然則

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

於敵入也不然則有厚功于上也

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德于君今

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

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閤

增又曰兵者外以誅暴

內以禁邪尊主安國之經也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

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

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

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 司馬法古者

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

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 原又

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孫子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

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謂下五事  
彼我之情

一曰道二曰天

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可與之

死與之生而不畏俛也

上有仁施下能致命若晉陽之圍沈竈生蛙人無叛疑心矣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凡

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

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

載

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于敵不至於三也

取用于國

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者晉師館穀于楚是也

兵

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



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

用兵之利也

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力而忘姑蘇之禍

故軍

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

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

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

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兵不可以從中御

不知三軍之事而

欲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

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吾

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

不知三軍

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

亡知之君既闇于用臣不知權變而

謬以為勢位援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而任成安君

三軍既惑且疑

則諸侯之難至矣

三軍疑其所任惑其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謬作難而至也故太公曰

疑忌不可  
以應敵也

增吳子曰凡兵之名有五一日義兵二曰

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

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義曰暴國亂人疲

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

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又武

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所謂治者居則

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  
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  
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名曰父子之兵 又曰用兵之害  
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尉繚子兵者所以誅  
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  
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  
血刃而天下親焉 原又曰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  
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 增

又曰兵有五致為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為下 原黃石公上畧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 增又中畧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

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  
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乃善用  
兵者也臨武君曰兵所貴者勢利所行者變詐孫吳用  
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臣之所道仁  
人之兵不可詐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  
堯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  
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  
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

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請問王者之  
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  
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 又  
陳竄問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  
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子曰  
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  
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 原呂氏  
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

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注義兵除天下

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于良藥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

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豈必用枹鼓干戈哉 增淮南子兵者禁暴討亂也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用兵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 又曰善為

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 李筌太白陰經夫兵之興也

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株形其



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為方為圓或鼎或鐘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為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為形形不因神不能為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為智謀 許洞虎鈴經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為虛而應于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蓋由以虛為變也兵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 又孫子勝兵先勝謂先定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

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于國  
然後可以出軍和于軍然後可以出陣和于陣然後可  
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  
行列不整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  
無餘則困于鬪食無餘則逼于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何  
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者不成必行其賞則好  
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咎 邵子皇極經  
世書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府庫充兵強名正天時順

地利得然後可舉

論兵二

增李衛公問對上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  
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  
為開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  
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  
紜紜闕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  
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

智神畧莫能出其閫闕 漢書藝文志曰湯武受命以  
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

其遺事也 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燕人畏鄭三軍而

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  
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軍於蒲

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曰盍請濟師於王  
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  
師以出又何濟焉 又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  
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

報也 原又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漢書刑法志大刑用甲兵所由來者上矣殷周以兵定天下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周道衰法度墮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齊愍以技擊強

兵家之技巧者習手足便器

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

士勝孫卿非之曰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

敵脆則偷可用也

偷謂苟且

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上身一髀一胫一屬也屬聯也

操

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

之糧

胄兜鍪也冠胄帶劔者著兜鍪而又帶劔也贏謂擔負也

日中而趨百里

一日之中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竹仲反

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此危國之

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陋阨其使人也酷烈

陋地小也阨險固也

狃

之以賞慶導之以刑法

狃串習也

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

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

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

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勝於天下然皆干

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

矜持也

雖地廣兵強

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

鰓懼貌軋踐轢也鰓先祀反軋於黠

反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

入王兵之

域而未盡善也

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

直亦當也

秦之銳

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詢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伐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



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

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

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

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國

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仇敵

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

火焮音標

增史記韓信張耳

擊趙斬陳餘擒趙王歇諸將畢賀問曰兵法右倍山陵  
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

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  
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地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  
將皆服

後漢書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為左  
將軍督前將軍董卓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自  
冬迄春城堅守固賊衆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兵  
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困獸猶鬪蜂蠆有毒況大衆乎  
嵩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  
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

遂獨進擊之大破之國走而死 原漢晉春秋街亭之  
敗或勸諸葛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  
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  
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  
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  
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 增  
晉書吳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時山濤論用兵之本以  
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

而闇與之合 李衛公問對上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

為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  
主客遲速惟發必中節為宜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  
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  
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  
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  
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 又靖曰諸葛亮七擒  
孟獲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

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  
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  
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  
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  
隆所得古法深也 又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  
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  
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臣按兵法自黃帝  
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

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于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夫兵却旗參差不齊鼓大小不應令喧囂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

之謂也

唐書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靖大閱兵變

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

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

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

我此必擒也 又田悅有魏博以兵二萬壁洹水馬燧

與夾洹而軍悅不出燧潛師趨魏州悅率李納等兵譟

而前燧縱兵擊之悅敗李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

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

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武備志李愬執吳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



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  
功乎衆皆服 宋史趙范曰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  
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敵來則堅壁以  
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  
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  
此遏寇之兵也

### 論兵三

原先王之務

司馬之職

尉繚子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

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圉三者先王之本務也

# 國之大事

## 神之大節

周禮凡國之大事致民鄭注云大事謂戎事也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

徒召聚之也左傳王使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

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於瑕

## 五材並用

## 五帝弗偃

上詳論兵一淮南子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

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况衰世乎

## 受

## 之以師

## 校之以計

易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下詳論兵一

## 崇禮重祿

## 誅暴振苦

上詳論兵一呂氏春秋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

誅暴君而振苦民也

少長有禮 奇正迭用

左傳晉師次於城濮晉侯登于有莘

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傳玄古今畫贊孫武論兵實妙奇正迭用變化無

形

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

書仲虺之誥取亂侮亡蔡氏注侮傷也

武

不違敵

兵不徒歸

左傳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水而軍陽子患之使

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無益也

尉繚子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

臨敵制變

不戰屈人

陳思王曰兵者

不可預圖臨敵制變

善陣不鬪

善戰不死

周書七制一曰征二

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陣六曰戰七曰鬪善征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陣善陣不戰善戰不鬪善

闔不敗 穀梁傳善戰者不死注曰投兵  
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避實擊虛則不死

# 攻難守易

## 擊一得二

戰國策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  
出兵攻燕對曰不可趙以亡敗之餘衆收

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攻  
者難而守者易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  
燕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東觀漢記耿弇曰  
吾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所謂擊一而得二也 不居

## 死土

## 當飲生水

太公兵法兵當居生土之上毋居死  
土之下所謂土獨高而上生草有隄

防若陷甲者死土也 又當飲生水無食死水所謂生  
水長流者冬夏有水不涸也死水不流夏有冬竭也

## 頓兵九地

## 折衝千里

太公兵法武王曰休息士衆  
皆有處乎太公曰休兵頓息

如從九天之上向九地之下通于天下藏于九野獨往  
獨來有莫見者也 淮南子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

之外拱揖指揮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莫見其形

必察敵情

新序君子

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死者已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三畧軍識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向其空隙也

量敵而進

相時而動

蜀志掄才用衆未可輕易量敵而進兵家

所慎下

奪其所愛攻其無備

孫子或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注曰奪其所恃之利則我所欲必得也又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能

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因其勞倦

擊其衰怠

淮南

子兵有二勢因其勞倦乘其飢渴此之謂因勢  
興書劉曜進兵圍洛陽百餘日不克石勒謂徐光曰曜  
以疲卒十萬圍堅城今以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  
十二月勒兵四出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遂執  
曜

凶器

良藥

並詳論  
兵一

依水草

乘山谷

孫子若  
交於斥

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抱朴子軍之所以欲乘山依谷者視生處高也

熊

穴啓

鳬篥見

山海經熊山有穴夏啓而冬閉冬啓乃  
必有兵又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

雄雞而人面名鳬篥其鳴自叫見則有兵小次之  
山有獸焉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朱厭見則大兵

屈

兵非戰

拔城非攻

孫子兵法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  
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

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  
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義合乃動

見

可乃取

越記聖人行兵云云

校變通之道

知盛衰之術

上詳論兵

二 抱朴子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魁岡之陣風氣之占及軍中之變象徵祥觸物之候知敵盛衰候時而動之

術去就無以知行止不可測使進則百勝退則萬全

七殃不可處

五色不可

攻

太公兵法張軍處將必避七殃武王曰何謂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舍勿居器虛勿居宿死

勿居吞害勿居蜚鋒勿居潮泉色相連於天相和此有應兵不可攻攻之無後也

越記軍上有五

長

勝短曲勝直

以詐立以利動

周書長勝短輕勝重曲勝直強勝弱飽勝飢肅

勝恕先勝徐武之經也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孫子夫兵

求敵若求亡子

擊敵若救溺人

尉繚子

無邀正正之旗

無擊堂堂

之陣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子孫

投散地 驅市人

王弼周易畧例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呂氏春秋世有言曰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疲兵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俘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鉞利兵此不通乎 兵者之論又慎子云市人可驅而戰之也 以亂易整

以長擊短

左傳秦晉圍鄭秦與鄭盟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者以長擊短然吳舍舟涉陸此謂棄長即短也 各

結朋黨 內相謗訕

諸葛兵要軍誠枝葉强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險人有此不去

是謂敗徵 兵書言行不同豎私枉公外相連誣內相謗訕有此不去是謂敗亂

輕而無親



貪而無禮

上詳論兵二親勝不相讓

左傳我輕而不整貪而無

救則無繼矣

百克無後

六敗非天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在軍

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孫子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將之過也

用兵無已

極武而亡

六韜

厚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煩厚氏因以亡也新序秦窮兵極武而亡項羽尚暴而

減以上

增天道

人情

上詳論兵一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陸贄奏議

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之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

似水

法月

並詳論兵一

生人

利物

呂覽懷寵篇今有人于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

事之矣義兵之生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其化桓範世要論聖人用兵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

### 七禁

### 三和

二曰武侯兵法軍有七禁一曰輕

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

下詳論兵一

### 德之末

### 仁為本

莊子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下詳論兵一

### 有四機

### 分三

### 等

吳子兵有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

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

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多其方 疑其事

李奎

太白陰經：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擣其虛敵，必隨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從，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并兵，則我佚而敵勞，敵寡而我衆。

有嚴有翼

既敬既戒

上詳論兵一詩整

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以治待亂

以鎡稱銖

孫子三軍可奪

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又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鎡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鎡。

獨往獨來

勿遏勿追

上詳論兵一孫子用兵

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  
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缺窮寇勿追絕地無留

先

聲後實

前冥後明

史記李左車對韓信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方今為

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  
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  
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固先聲而  
後實者此之謂也淮南子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  
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  
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故所  
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

以主制客

變客為主

武備志曹

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  
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  
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  
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佚待

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

以敗擊勝

以少為多

上詳料敵歐陽修上書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關智不關多前代用兵之人

多者常敗少者常勝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

舉如飛鳥擊

如盤水

管仲兵數篇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唐書

魏元忠上封事齊段孝先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

堅其堅者瑕

其瑕者

管仲制分篇凡用兵者攻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

瑕者

舉得於外

福生於內

見漢書趙充國奏

使賊南守

引軍北渡

武備志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積日而後北渡

何也曹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積諸津則西河未可渡  
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  
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我爭連車樹柵為甬  
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  
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  
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兵之變化固

先服其心

次屈其力

蘇軾曰善兵者云云

兵

勝于朝廷

形成于廊廟

尉繚子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遽于天生于無故開之大不

窺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  
軻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杜牧注  
孫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  
有之事也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  
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將

如處女脫兔

若櫛髮耨苗

孫子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詳論

若勁風振槁

如小兒毀齒

杜恕論曰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

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見太平御覽蘇軾史評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兵強則不

勝

兵衆則易老

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堅

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性理程子曰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

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幼度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

奇爲正正爲奇合能

分分能合

李衛公問對上靖曰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

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又問對下太

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也太公曰分不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

# 論兵四



原蚩尤作兵

呂氏春秋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爭

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以石為兵

越絕書神農之

時以石為兵禹之時以銅為兵

仁義之兵

荀子兩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于天下

覆

昏暴

尚書殖有禮覆昏暴

大勝之徵

六韜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鞀鼓之

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則大勝之徵也

大勝之符

又武王問太公曰欲勝引兵深入諸侯之

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為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

等有八勝克敵之符長一尺

不獲二毛

禮記古之侵伐者不獲二毛

以順為

武

詳將

民殘財蠹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先以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

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灾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文子從之于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 武庫之兵

春秋元命苞奎十二星十六度注云

武庫之兵

### 增因天地之常

國語越子伐吳至于五湖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

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觀其民間飢

飽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盈我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

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 輕敵喪吾寶

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

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 原兵聞拙速未聞巧

久孫子兵聞拙速未聞巧久夫

五行無常勝孫子兵形象水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

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

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先勝而後戰又勝

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生死先戰而後求戰敗兵

增修道而保法又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

敗之又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

政之又善用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

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注云使三

軍之衆如提攜一人之手也

四輕二重一信吳子武侯

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明知

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錮有餘則車輕

人鋒銳堅甲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

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原如決積水

淮南子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于千仞之隄若轉圓石於萬仞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死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

### 晁錯論備邊

**之要**

漢文帝時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畧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

騎五不當一堠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籠枝葉蔚茂此矛鉞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

**制敵以智**

蜀志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也

**若響應聲**

桓範集善行奇者因敵為質故

兵法從敵之意如示其形如開其路潛設神策使若響之應聲此為江中之魚將銜腐索必可擒也

**遷**

**移倚伏**

蔣子萬機論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

者性能用之也

增天子五兵

晉書天文志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

可與語孫吳

唐書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

哉

致人不致于人

李衛公問對中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

敵虛則我必以奇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多方以誤之

又問對下太宗

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而已

氣聚勢合

唐書陸贄曰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折奪姦宄

元史兵志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折奪姦宄戡

定禍亂

# 論兵五

增賦唐獨孤授師貞丈人賦威遠方以慕化訓萬民以勤德使強弱不相陵乃勝殘而可克力牧佐之而不疑軒后居之而不惑此帝者之師也伐叛則刑立柔遠而德成上乃奉君之職下乃守臣之貞湯武用之而定業伊周法之而作程此王者之師也審官以統衆求賢以自輔必觀釁而後動豈窮兵以極武不害閭閻不敗工賈管仲因之以相齊晉文由是而稱盟主此霸者之師

也暴而不戢安忍無親徒侈其欲輕用其人處勞則先  
加於衆居後則樂止其身猶回邪而自保迷大路而不  
遵州吁處之以國滅子反效之以禍臻此黷武之師也  
嘗試言曰王心無逸師出以律不假築京觀兮定武功  
逞淫刑兮數軍實言乎師貞在人其來自久行稱文武  
之畧居成社稷之守師律順正動而何咎

增箴唐梁肅兵箴皇道無名帝始有征故効天殺作為  
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

原戰龍在野大寶艱脆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踰滅火  
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  
本乎利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  
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  
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  
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玩玩  
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戰則危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



邦以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  
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  
鉞

增論宋蘇軾管仲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  
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  
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  
軍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若夫管

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畧速勝之兵也由此觀之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秦觀論兵法古之論兵

者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遂破秦軍曹操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

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  
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  
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  
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  
已矣蓋心不搖於生死之變氣不奪于寵辱利害之交  
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  
之大要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

謹案第七頁前一行誰能去兵刊本能訛云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朱攸

謄錄監生

臣

趙友彬